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良報

第一八六十六號
本號四張售洋二分
乙丑年五月二十七日
上海北京路浙江路口良晨好友社出版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陽歷
逢五出版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全年三十六份大洋七角 國內寄費
免加 國外加寄費大洋五角 郵票十足
代現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大洋五角
普通地位每號三英寸橫英二寸爲一格
每格每號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專
刊徵求出讓聲明等小告白 每五十字每
號大洋二角

良晨箋五卅特號

南京路慘劇發生凡吾同胞莫不憤慨本
社出版良晨箋五卅特號行世俾同胞永
矢弗忘箋上 江亢虎張枕綠等題字
嚴箇凡胡亞光等繪圖 用銀光紙彩色
精印每百張 十種 大洋二角五分滿千贈印
名號函購國內寄費免加國外加二成

良晨好友社啓

分售處

★四馬路大東書局 陸圖書館
★蘇州觀前文怡書局
★杭州陳列館對面 光印刷所
★陝西西安梁家牌樓西安派報社

張地良書

收件處上海北京路浙江路口良晨好友社

執摺扇每面一元。楹聯三尺一元。堂幅
三尺一元。每加一尺加一元。屏條三尺
每堂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匾額每字
每方尺一元。冊頁名刺題眉每件一元。
潤資先惠。墨費郵費免加。

本報批價從廉

本報批價每份大洋七厘。批銷每期至少三十份。國內寄費免加。國外加
二成。請酌定每期暫批若干份。先惠五期之批價。以便按期按函發。
上海良晨好友社啓

人們不許的戀愛

何凝吾

秦小齋是中學高材生。因着經濟的關係。畢業那年。就托人介紹在洋行裏做書記。機械的生活。飛快的過去。不覺他已有一十六歲。却還沒有結婚。小齋的母親。因為止有他一個兒子。時常寫信教他留意的過去。不要固執。繼承血統要緊。小齋爲着婚姻。是畢生幸福關頭。雖有幾處相當人家說過。皆是不相識。未能明瞭對方的一切。不敢冒昧許可。這真是難了。小齋是個忠實儉樸的青年。又因職務的關係。社交程度。直等於零。對於女子。更沒有相當接觸。雖含着熱烈的情緒和志願。竟無從發展。他雖也富有情感的。但他對於不能施用的地方。竟流露出來。似乎不能專責小齋。或許是環境造成的罷。那日。是例行的。他在酒館中請小齋吃飯。本是常有的事。這次大家豪興。酒吃多了。就有幾個鬧着要叫局。他向來未過這種花頭。因爲朋友的面子。萬不可却。就聽着他們。代寫了叫局票。約摸一個時辰。堂差都陸續到了。他所叫的。是一個初掛牌的名子。叫做綠芸。年紀纔有十八九。樣子十分清麗。惟眉目間。似含無限愁恨。穿着一身灰暗的衣裳。幽靜動人。與那些濃妝如桃李。比較。真有雅俗之別。他們倆一見面。默默有一種神秘感。伊古羞坐在小齋身傍。連幾句場面話。都說不遇到。反是小齋看伊可憐。勉勵向伊週旋。伊似有感激的樣子。臨走時候。執着小齋的手說。『沒有事。向我那裏去坐坐。』小齋似覺觸了電一般。不由的問道。『明日事完就去候教。』小齋回到公司裏。不知什麼緣故。清白的腦筋中。性情的。還是避開些爲是。又一轉念。綠芸總算是個可人。我既答應伊明日去。豈可食言。不問如何。且去這一次再作道理。

這日小齋行裏。公事辦完。就來綠芸處。大家已是第二次會面。便覺熟識得多。談了半响。話更投機。引爲知己。相見恨晚。此後小齋。就常常到這裏來走動。雙方由着相識相惜。已進爲戀愛。一日。小齋來後。大忽落起雨來。生意上沒什麼事。綠芸就留小齋多坐一刻。窗外的雨聲。淅淅瀝瀝。最易觸動人的愁緒。忽然綠芸含着淚。向房外看有沒有閑人。拖小齋同坐在床邊上。『你真心愛我呢。』小齋問道。『什麼不真心。』伊說。『我告訴你一段痛史。』小齋允我的請求嗎。小齋道。『只要我能力做得到。小齋不許可的。你放心吧。』伊輕輕的說道。『我也曾受過幾年教育。不過母親死得早。父親專在外邊尋花。柳。他那裏想到。自己的女兒會來做人類最恥的娼妓。他昔日輕薄人家。今日他的愛女。也被人』

最小報一百八十六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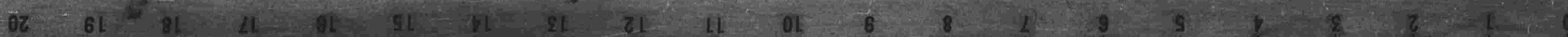
最小報一百八十六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家輕薄。這真算循環果報。母親死後的次年。他就娶了一個娼門中人。爲我的後母。倒也相安。誰知二年後。父親却患花柳病而死。父親死了。因爲我沒有兄弟。族中就爭承祀。硬將家產分據。誰來過問。要算我後母的勾當。弄得欲死不能。欲活不得。只好忍辱。權作下賤犧牲者。所幸雖受了幾場惡打。還是一個乾淨身子。我看你是個有爲的青年。又很愛我。所以請求你。允許我。我情願將身子永遠交給你。望你可憐我這無辜墮落的人。許了我吧。說到這裏。已淚不成聲。樣子實是可憐。引起小齋同情之淚。在那裏對流。綠芸伏在小齋肩上了。待小齋最後答復。一息小齋說。『我是許可的。但是我們愛情。雖是正大光明。還有兩個問題。尙難預料。一。這種事情。先要得我母親的同意。二。我月進有限。這巨大的贖款。是那裏來。況你的假母。當你一個搖錢樹看。更難輕放你嫁人。』伊很失望的說。『我們先盡我們力量去做吧。或許大見憐。竟能達到目的。』也未知如何。

小齋的母親。十分痛惜小齋。回信來。竟允了。教小齋鄭重考慮而進行。免至後來追悔。這第一項問題。可算解決。那第二項呢。小齋頻年儉樸。儲蓄了幾百元。連綠芸的私積。不下千金。又得些同事的力量。向假母親說長說短。祿芸更鬧着尋死尋活。結果假母無法。看看一千元的代價。便也勉強許可了。這可不少的請柬。邀到美滿的目的。一家旅館中。行着結婚式。那一對新人。就是小齋和綠芸。事前小齋也有他的出納。是田純潔戀愛造成。並沒有違背禮法的地方。似該得到人們的讚美呀。爲什麼因伊是娼妓。怕是他姨太太。更受過家鄉長輩。幾番的責備。無論怎麼解說。總道妓女是個壞東西。我們清白人家。不應娶個妓女。行長不知從那裏曉得這一回事。說他在外邊不承認。次年就將他職務辭退。小齋只得攜了綠芸回家。奉養母親。綠芸倒也頗能曲盡婦道。反勝似那高唱新家庭的人們。一家雖是相安。在貧苦中過活。惟外面的人總是看不起他們。他們得不着人們原諒。時受着環境的激勵。在這種麻木不仁。空氣中。過着嚴酷無聊的生活。真教人維持不下。那年小齋的母親死後。他倆將家務委託族人。說出不去游歷。就一去不歸。有的說或許是自殺了。有的說或許是羈留遠方。正合着做小說的一句口頭禪。『不知所終』。





信箋信封

海月紙良晨箋
銀光紙良晨箋
桃林紙良晨箋
連史紙良晨箋
瑞典紙良晨箋

每百大洋五角
每百大洋二角五分
每百大洋二角五分
每百大洋二角五分
每百大洋一角五分

良晨箋爲小說家張枕綠君創製。聘請名畫家精繪風景花卉美女鳥獸等圖畫。現有數百種足供選擇。題以張君饒有趣味之書法。相得益彰。八行六行統行無行邊框暗格諸式。均屬特創新奇。所印顏色之多。不可勝計。鮮豔古雅。各得其宜。五百張裝抽屜式箋盒。二百張裝平面式箋盒。備極精緻。爲案頭書架絕妙之點綴品。

海月紙美術闊箋
銀光紙美術闊箋
桃林紙美術闊箋
連史紙美術闊箋

每百大洋六角
每百大洋三角
每百大洋三角
每百大洋二角五分

此項美術闊箋。最合公司莊號團體機關正式啓事之用。含有美術。而不失大方。花樣繁多。諸式咸備。

大號美術信封
中號美術信封
小號美術信封

每百大洋五角
每百大洋四角
每百大洋三角

此項美術信封。用三層光潔連史紙精裱製成。印有細巧彩圖。格式與衆不同。

凡購滿千數。附印姓名牌號地址免費。如有自撰圖樣之信箋信封。本社亦可承印。函購寄費不加。國外加二成。郵票十足通用。

上海北京路浙江路口藍房子

良晨好友社總發行



小說書籍廉價

原報第一號至第一百八十號

張枕綠短篇小說集

共六厚冊 原價三元 廉價大洋二元五角

情筆記纏綿

全書一冊 原價七角 廉價大洋三角

枕綠雜作綠窗潑墨

全書一冊 原價四角 廉價大洋一角

枕綠社會小說集愛個絲光

全書一冊 原價三角 廉價大洋一角

新出童話二十篇良晨童話

全書一冊 原價二角 廉價大洋一角

西洋奇聞百六十篇萬奇全書

全書一冊 原價四角 廉價大洋一角

研究小說良晨雜誌

全書一冊 原價二角 廉價大洋一角

理想派劇將來的舞臺上

全書一冊 原價二角 廉價大洋一角

軍事常識新戰略

全書一冊 原價二角 廉價大洋一角

法國名劇偽君子

全書一冊 原價二角 廉價大洋一角

滑稽探案糊塗偵探案

全書一冊 原價二角 廉價大洋一角

上海北京路浙江路口良晨好友社總發行

招登國貨廣告

請投函良晨好友社

章程 招貼 喜帖 哀啓 以及一切零星印件

優點

優點一 本社素以美術爲世所稱。聘有美術專家。專司打樣。務使印件格式新穎美觀。倘需繪圖寫字代製銅版。亦極便利。

優點二 本社印刷技師。富於經驗。印刷之清朗。墨色之鮮明。加人一等。

優點三 本社以改良印刷業爲職志。非孳孳爲利者可比。故取價特廉。

優點四 外埠委印。郵運費由本社擔任。

優點五 出貨迅速。約期不誤。

請將需印之件說明格式紙料顏色印數或附稿樣前來當即估價奉告商訂辦理可也

上海北京路
浙江路口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

試過方知便宜

……
▼請試良晨好友社

人民。未嘗無覺悟。奈何在位者。遽目爲無謂之犧牲。其心肝豈異於常耶。羣起抵制。實行經濟絕交。京中各界。憤外交失敗。即以紙烟而論。大半皆購自南洋兄弟。乃有一部分。仍非三炮台不可。友輩或以南洋之烟相餉。渠云。我有炮台烟。豈彼不知炮台烟。爲欺我。我國之夷貨耶。總商會發起檢查夷貨。會。紛往各商舖檢查。檢畢於門首貼一總商會檢查訖。余曾往已檢過之各舖購物。見夫壘壘商品。以什九皆夷貨。豈商會檢查之際。未曾目覩耶。是以友人有言。北京人辦事。大都官樣文章。信然。

碎屑焚燼

余作「玉碎蘭焚記」。述亡友家庭實事。刊「半月」。顧略而未盡。今是記中之關係人莊惠君等。口宣所歷。促余執筆。以補「玉碎蘭焚記」之不足。

(一)香嚶遺屑

上一天胡家媽到我來家。對我母親說。我明天早上要到上海去望望我家同聲。大約三四日方能回家。陸家嫂嫂。我家裏只有玉英和伊的朋友樂家小姐在着。她二個都是小孩兒。家脾氣。我出去了倒還有些不放。所以特地來托你照顧照顧。實在又來煩勞你了。真是對不起得很。謝謝你嘍。我母親和伊客氣了一番。又談了幾句別的閒話。伊也就告辭回家了。衆安橋上走下來一個女郎。我指給莊惠看。這就是我昨天告訴你的彭玉英。莊惠見了之後。竟風魔了。急急的要同我一同到胡家去。說借探望胡家媽爲名。去看一看伊。我就嘆味一笑道。「唉。你的主見倒很好。不過可惜胡家媽今天一早到上海去望同聲去了。那你還能借甚名目去看伊呢。莊惠很失望的發急道。「昶希。你不要騙我。真有嗎。我急忙的答道。「伊昨天還到我家來。托我家母親替伊家裏照顧照顧。你若不信。可去問我家母親」。半晌。莊惠忽開口道。「但是。但是。昶希。今天我一定

陸昌熙

■最小報一百八十六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報一百八十六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還要去看見一見伊。胡家媽媽不在家。我們可候在西獲街口。現在不過三點鐘。候到晚上伊或許總要出來一次罷。我是曉得他脾氣的。就只得同他到西獲街去。巧極。伊同美娟在門口賣熱風菱。我們搶上一步。也向賣風菱的人買。伊倆臉都紅着。將買好了的菱。用手帕包了。急急一同進去。隨手很重。把門關上。這時我們菱也買好了。賣菱的人也一路喊着口號而去。莊惠叫我慢走。我們且在這兒候着。於是我們站在西獲街口。一壁吃菱。一壁講話。聲音又故意的高些。樓窗豁然開了。同時我同莊惠不期而然的抬頭上望。只見玉英和美娟並肩的猴在窗檻上。笑盈盈底對我們望着。我們也對着伊們望着。呆了。對着我們擲下來。莊惠同我立刻都搶那菱壳說。壳角裏伊倆吃剩的菱肉屑。我們吃呀。伊倆頓時臉都飛紅。猛力的將樓窗關上。莊惠急急的向街裏直奔。我向西一望。不好。莊惠的爺。我也急向街內奔去。

晨報與世界日報。收集捐款。均尚踴躍。兩報比較。則晨報多。一月之中。匯滬已達六萬。世界僅數千耳。各位書畫家亦起而減潤招伴。以潤資援助滬上罷工之同胞。風起雲湧。倘能持久。不無小補。獨許多資本家。竟漠然無視。日前各校募捐會。於通街大衢募捐。乘人力車者無不辭。坐汽虎者則飛逸而去。偶或被攔。須經過多少之哀懇。方始捐納幾角。尚有峻言嚴辭拒絕者。至於往舖戶募者。亦必問是總理小姐。或總長小姐。始略爲捐助。否則咸曰。敝處已在公會捐過。恕不再捐。嗚呼中國人之勢利虛榮。在萬分危殆千鈞一髮之際。猶認真至此。